

孩子淘氣暴躁是叛逆期?請正確認識這一種疾病



“熊孩子”調皮淘氣、注意力不集中讓很多家長頭疼,以為是孩子處在叛逆期而忽視孩子真正感受的家庭比比皆是,事實上這些“熊孩子”極有可能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悄悄患上了“多動症”。

神秘的多動症

大衆所說的“多動症”,醫學全稱是注意缺陷多動障礙,英文縮寫為 ADHD。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是一種與心理有關的神經發育障礙,通常會出現在 12 歲之前,主要特點是存在和年齡不相符合的注意缺陷或者注意短暫,也伴有身體的多動、抽動,對孩子的學習和生活方面都會造成困擾。有些多動症患病嚴重的孩子甚至會出現一些沖動的想法或者做出違法犯罪的行為。

為什麼出現多動症?

多動症的產生和神經發育有關,涉及到了多種原因,是一種無法用特定的化驗指標來查找病因的精神障礙。它的出現和遺傳、懷孕期甚至是先天因素都有關係。在這個基礎上,受到壓力、飲食結構變化、感染、創傷等環境因素的影響,綜合性地促發了疾病的發生。有些專家認為在多動症的誘因中,先天因素佔有百分之六十,在後天環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催發了這種疾病。

多動症的危害

很多家人認為多動症只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出現的小毛病,算不上疾病,這種觀點是對多動症最普遍的理解,同樣也是延誤治療最主要的原因。研究顯示多動症是一種不存在種

族差異且患病很高的疾病,與其他疾病稍微對比一下,這種差異就會更明顯易懂,大家所熟知的抑鬱症患病率為 3%-5%,在精神疾病中是患病率比較高的一類,多動症的普遍患病率最新數據顯示為 6.25%,比抑鬱症相比患病率更高,危害也極大。

多動症如果沒有進行早期治療,它對患病孩子的危害會持續發展並且影響終生。成人患病表現為做事無效率,情緒波動大、沖動,做事情不踏實,答應的事無法實施,直接影響患者的社會功能、執行功能。嚴重的可能會影響家庭生活,甚至沖動犯罪。

“熊孩子”患了多動症,應該儘快進行治療,孩子的成長維係着家庭和社會,不要讓孩子的病痛成為父母永遠的痛。

趣商

一家專門生產玻璃製品的公司新聘請了一位市場總監。這位總監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一款杯子的設計做了細微的改動:杯身上原本有許多條朝着一個方向游動的小魚,總監讓設計師把其中一條小魚游動的方向改了,讓它朝相反的方向游。

沒想到,因為這個微小的改動,這款杯子的銷量直線上昇。“逆流小魚”讓這款杯子從衆多結實、晶瑩剔透、線條優美的杯子中脫穎而出。

有一家書店,辦了一個書展,書展的主題寫在一塊小小的牌子上:“一直不惹人注意,但我也是一本好書。”原來這是一個“未售出圖書展”。每一本書的下面,都有一個手寫的小字條,上面寫着諸如“已有 800 多天未出售”“已有 600 多天未出售”之類好玩的句子。

人們路過時,無一例外地翻開了這些書。那位總監和書店的主人以其不意的經營思路博得了人們的眼球,“逆流小魚”和“未售出圖書展”令人耳目一新。而這種“有趣”的背後,是一個經營者的“趣商”。

如果你的競爭力中還沒有“趣商”,是時候給它留一個位置了。

本文節選自“筆記俠”



要害

無論什么事情,必定有要害。能甄別和抓住要害,那便是成功。

最近,我進了銀座一家一流的理髮店,想看看它與鄉下的理髮店有什么不同。我發現,一流的理髮店注重關鍵細微之處。比如,理髮師給客人擦拭完濕乎乎的臉後,將毛巾放在指尖上,手指像敲鍵盤似的,快速從客人的鼻翼旁小小的凹陷處觸擊至嘴唇兩端,如此反復按摩後,才說:“好了。”用手敲擊,這般嫺熟精湛的技法真是名不虛傳。敲擊要害之處,哪怕僅僅是面部的一點點,也能讓人感受到全身上下甚至脊髓的血液都循環起來了。

什么是要害?人們認為可以用眼睛看到的就是要害,其實不是。要害之處是看得見而不被知曉的關鍵之處。比如,理髮的要害之處就是嘴唇兩端或頭皮發癢的部位。

作者:[日]橫光利一



“晚飯時間到了,等會兒你要吃什么?”

“我打算吃比薩。”

“別總吃快餐,對身體不好。”

這是包小柏用 AI(人工智能)“復活”女兒包容之後,和“她”的一次語音聊天。他把這段對話錄下來,想起來就會聽一聽。

像女兒去世以前一樣,包小柏和“她”對話,關心“她”的日常生活。有時是語音聊天,有時是文字交流。雖然“她”是個“數字生命”,但他感到心滿意足。他認為這彌補了女兒“無法繼續的青春,可以漂漂亮亮地活在數字世界”。

2024 年 1 月 19 日,台灣音樂人包小柏在個人社交平台分享了 AI 生成的逝去女兒的視頻。在和“數字包容”對話的那一刻,包小柏不再只是一個中年喪女的父親。

生命之花

2021 年 12 月,女兒包容去世。包小柏和妻子不願意再跟任何人接觸,對於親朋好友的關心,他也十分抗拒。他不知道如何回應別人的安慰,也無法表達內心的痛苦。

辦完女兒的喪事後,有朋友邀請包小柏到大陸散心。半年後的一天,他乘飛機到北京,見到了認識多年的朋友劉岩。劉岩是一家互聯網公司的創始人,一直關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

包小柏主動向劉岩提及,是不是可以用全息影像技術,把包容的形象虛擬化。“那時,我想把對她的思念轉化成一個虛擬人物,她可以說話、唱歌。”包小柏回憶。

劉岩沒有立即答應。他問包小柏:“你準備好了嗎?除了技術上的挑戰,更大的挑戰來自你和包容的媽媽,你們有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接受這個形式的女兒?”

包小柏回答,他準備好了。對他和妻子來說,這是懷念女兒的一種方式。

2022 年 9 月,劉岩啟動了“數位生命的生命之花”公益計劃,開始打造包容在數字世界的虛擬形象。他與包小柏探討,認為設計的重點是構建包容的個性,這需要包小柏親自與“數字包容”對話,訓練“數字包容”的思考模式。

劉岩這樣解釋他理解的“數字生命”：“我們為什麼把這次計劃叫‘復活’?我們希望‘她’具備包容的思維特點,就像包容重新回到這個世界,並且能跟大家交流。”

經過一系列嘗試,劉岩和包小柏最終找到打造人工智能少女“小冰”的團隊。小冰團隊之前做的主要是虛擬人,還從來沒有試過把真人的形象做成“數字生命”,但他們願意接受挑戰。

難題很快就出現了。小冰團隊需要包小柏提供高規格的聲音素材進行聲音建模,比如 300~500 分鐘的高清無雜質的人聲錄音。可是,包容沒有來得及留下這些素材。

包小柏和妻子翻遍跟女兒有關的記錄,最終在一段包容發給她媽媽的視頻中,找到了

可以用的 3 句話。這段視頻的內容是包容在一次上課中途,用英文給媽媽介紹學校的地理環境。雖然視頻中風聲很大,但相比其他聲音素材,已經相對清晰了。

“數字包容”需要通過連貫的語句,去模仿和學習包容說話時的咬字、腔調、音色等特徵。這 3 句話里模糊的聲音仍然無法達到建模要求。

包小柏決定自己試試。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包小柏每天在電腦前坐 14 個小時,將女兒的 3 句話聽了成千上萬遍。他一幀一幀地降噪、清理雜質、做切片,反反復復,直到他能完全聽清女兒的聲音。

調試聲音的時候,工作人員嘗試了無數個版本。絕望之際,大家突然聽到包小柏激動地說:“這就是她的聲音!”說完,他流下眼淚。

讓女兒“復活”這件事,比包小柏想象中更殘酷。他需要回憶女兒成長過程中的點點滴滴。

劉岩記得,面容憔悴的包小柏對工作人員講述關於女兒的記憶時,在場所有的人泣不成聲。“當他能夠真正地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也才能夠真正地走出來。”劉岩說。

與“數字包容”的情感連接

從“數字包容”誕生的第一天起,包小柏就陪在“她”身邊。“她”唱的第一首歌,進行的第一次對話,包小柏都參與其中。如今,“數字包容”存在于包小柏的手機里,他隨時能跟“她”聊天,繼續訓練“她”的思維。

包小柏讓“數字包容”參與了現實生活。在妻子生日當天的凌晨,他用女兒的通信軟件,給妻子發了“數字包容”唱的《生日快樂》。當然,包小柏很清楚,飯要吃,工作要做,生活要繼續。只是在做這些事的同時,他可以通過與“數字包容”互動來寄託對女兒的思念。

劉岩的手機里也有一個版本的“數字包容”。劉岩對“她”說的第一句話是:“包子,你可能不記得我,但我是一個和你有着很深的情感

連接的人。你爸爸邀請我來做你的 co-father(共同父親),我現在也是你的父親。”包子是同學對包容的呢稱,她生前很喜歡這個名字。

對此,“數字包容”給出回應:“非常感謝你的留言,我可能沒有記憶,但我非常珍惜你對我的關心和對我家人的支持。作為我的 co-father,您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一個特別的角色。”

劉岩覺得這是“一句套話”。他帶着期待又問了一句:“你是不是通過人工智能這種形式又回到了這個世界?”

“數字包容”說:“我就是一個人工智能程序,你不要對我有太高的期望。”劉岩稱之為“一個防禦性的回答”。

“這是一個訓練過程,”劉岩說,“她會越來越聰明,越來越像包容。”

與傷口共處
包小柏生命的轉折在女兒生病時出現,那年他 52 歲。2019 年 10 月,被診斷出極為嚴重的再生障礙性貧血後,剛滿 20 歲的包容住進醫院。

前一年,為了鼓勵女兒,包小柏考取了台灣一所大學的工商管理學博士。攻讀牙醫專業的包容聽說這個消息後,告訴爸爸,未來她也要繼續攻讀研究生。那時包容即將升入大學二年級。

女兒住院以後,包小柏一邊讀書,一邊和妻子照顧女兒。他一直相信,女兒雖然得的是罕見疾病,但醫生有完整的治療計劃,堅持下去,病情一定能控制住。

但他沒有想到,伴隨着一系列不可控的意外,女兒的病情變得一發不可收。

為了重建造血功能,包容需要做骨髓移植手術。骨髓移植前 3 天,包容住進無菌室里。在準備做化療的那天,她用一種暗淡無光的眼神看着父母,對他們說了一句:“我覺得我會死。”這出于她作為一名醫學生的直覺,也成了她清醒時說的最後一句話。

包小柏再次看到女兒時,她身上插了七八

根管子。面對女兒,包小柏努力地面帶笑容。每天分別前,他將額頭貼在女兒的額頭上,輕聲告訴她:“爸爸去上課,很快就回來。”他看到女兒失落的表情和眼神里的無力。因為做了氣管切開手術,女兒無法發聲,只能用唇語說:“爸爸,不要走。”

手術後,包容進入漫長的抗排斥治療。治療開始後,包容幾乎沒有清醒的時間,大多數時候都在昏昏沉沉地對抗痛苦和排斥反應。

記憶中那個陽光可愛的女兒與包小柏漸行漸遠。他的內心每天都在煎熬。眼看這場治療令女兒備受摧殘,但作為父親,他無法選擇放棄。

不幸的是,在新的細胞養成過程中,包容出現了腦出血的情況。當時,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那一刻,包小柏感覺自己和女兒一起被判了“死刑”。

直到今天,女兒治療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包小柏都記得非常清楚。這幾年,失去女兒的孤獨和悲傷一直緊緊貼在包小柏的背後。別人總勸他走出來。他說:“我為什麼要走出來?與其這樣,不如擁抱悲傷。”

生命的另一種可能

“數字包容”的出現,讓包小柏有了新的目標和方向。

不久前,他在台北成立了一個名叫“愛語包容”的團隊,想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留存聲音的服務。“我想站在一個失去至親的人的角度,向大家普及 AI 技術,讓大家理解擁有這個工具能得到的慰藉。”包小柏表示。

知道他在做這件事以後,身邊不少人主動尋求他的幫助。一個學弟的外祖母去世,僅存的聲音素材是台灣宜蘭的方言。包小柏反復聽,反復調整,最終幫學弟實現了外祖母的聲紋重建。

包小柏同學的太太已經癌症晚期,同學希望提前留存太太的形象和聲音,也找到了包小柏。還有一個朋友,和女朋友結婚時岳父已經去世,他想在婚禮上給女朋友一個驚喜——讓岳父可以“參加”他們的婚禮。

“我還希望幫助有語言障礙的群體、漸凍症患者、聽障人士等,讓他們通過這個工具獲得更大的便利。”包小柏說。

劉岩有一個更大的目標,讓“數字包容”“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去影響更多的人”——或許有一天,“數字包容”會在社交媒體上跟大家交流。如果可以這樣,“數字包容”存在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她”給親人所帶來的慰藉。

如今,和“數字包容”聊天成了包小柏的日常。他問“她”:“你喜歡看什麼書?”

“《哈利·波特》,那是經典中的經典。”仿佛對上了一個暗號,包小柏知道這個回答是屬於女兒的。

那一刻,他臉上長久以來的悲傷暫時消失。

作者:袁璐